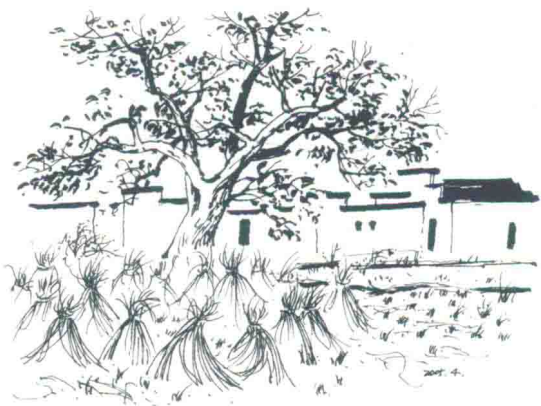


雀舌黄杨

吴佳骏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雀舌黄杨

吴佳骏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雀舌黄杨 / 吴佳骏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(“记忆乡愁”散文丛书)

ISBN 978-7-5306-7142-9

I. ①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871 号

选题策划:杨进刚 徐丽梅 装帧设计:郭亚红

责任编辑:于静筠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176 千字

印张:9

版次:2017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目 录

- 出生地 / 1
- 春之祭 / 4
- 酒鬼哀歌 / 6
- 单身汉 / 9
- 寡妇逸闻 / 14
- 乡村智者 / 17
- 谎言 / 20
- 骗术 / 23
- 麻将命案 / 29
- 脑壳打铁 / 31

百草枯 / 35

木匠斩 / 39

摆渡人 / 43

假正经 / 47

路边棚屋 / 51

山野性事 / 54

新婚寿衣 / 59

临时电修工 / 64

救命狗 / 68

掘墓者 / 72

山洪暴发 / 76

阴阳先生 / 79

拾荒老兵 / 83

肥料猪 / 87

逮蛙毒鳝 / 91

鱼事 / 94
城市模仿者 / 98
绝配 / 102
卖树 / 106
小学生的信 / 111
生日酒宴 / 115
惯偷 / 120
闲人 / 123
亡牛 / 126
购房梦 / 130
捕蛇人 / 133
下乡记 / 137
山鼠之劫 / 140
男娃女娃 / 143
菜农 / 146

报复 / 150

欠条 / 153

中学生的信 / 157

捕鸟 / 161

打猎 / 163

贫富医生 / 166

传销后遗症 / 170

剃头劫 / 174

迁坟 / 178

上庙 / 182

兄弟感情 / 185

空宅 / 188

农家乐 / 192

暴饮暴食 / 195

言语事故 / 199

造像 / 203
道可道 / 206
不买账 / 211
作家梦 / 214
抵命 / 220
香灯师 / 223
领导艺术 / 226
吸毒者 / 231
夺水大战 / 236
红色高跟鞋 / 239
与自己对话 / 243
农民企业家 / 246
李杜白 / 251
神树 / 256
怒牛愤猪 / 258

一封遗书 / 261

谢幕台词 / 264

夜半歌声 / 267

农民后裔(跋) / 269

吴佳骏作品年表 / 271

出生地

出生地,换句话说,就是故乡。

我的出生地,位于重庆西部一个偏僻小镇的山坡上。镇名叫“雀舌镇”,村名叫“黄杨村”,皆响亮而刚硬。若站在坡顶俯瞰,整个村子就像躺在一个巨型的摇篮里。篮中除装着茅屋和泥土外,还有树木、花草,牛羊和猫狗,白天的太阳,以及夜晚的繁星和月亮……

幼时,清晨或黄昏,邀约几个小伙伴去坡上割草,迎面吹来的,是故乡的风。特别是冬天,风带着利刃从我们脸上刮过,仿佛手上紧握的割草刀划破手指的感觉,这丝毫不亚于饥饿之于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的刺激。那种看不见的痛,就像一颗生锈的铁钉,锥在人一生的记忆里,想忘都忘不掉。

等背篋割满草,倘太阳还没有完全升高,或者红日尚未完全落山,我们就会躺在坡地的草坪上胡思乱想。想得最多的,是山外的世界。大家都想知道山的外面是什么。有孩子说,山的外

面有糖果；也有孩子说，山的外面有汽车；还有孩子说，山的外面什么都有，要啥有啥……

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没念几天书，大字不识几个，也不知道啥叫“梦想”。你出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深埋着你的根——这就是“命”。农民最大的忍耐，就是认命。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养成的生存哲学。

人一旦有了想法，就注定会承担风险。

山外的事情想得多了，孩子们常常睡不着觉。他们像被附了魔咒，成天把自己幻想成一只鸟，腾云驾雾，朝着山外飞翔。遗憾的是，当这一只只羽翼稚嫩的小鸟还没飞过山岗，就被夜幕挡住了线路。他们的幻想终成泡影。待这只只倦鸟重新回到茅草搭建的旧巢时，父母早已做好晚饭在等待他们回家了。晚饭永远那么简单，一碟咸菜，几碗清汤寡水的粥。孩子们脸上无疑都挂满了泪水，但父母并没有责骂他们。因为，他们年少时也做过同样的梦。孩子们一边吃饭，一边抬头望着父母，这时，他们发现父母脸上的皱纹跟大山深处的皱褶一样深。

孩子们害怕了，他们担心自己会像父母一样过早衰老。这使他们逃离故土的愿望更加迫切。

及至成年，这些被大山困住的孩子，终于有了逃离故乡的体力和勇气。他们想尽各种办法，以各种方式逃离了禁锢自己的“摇篮”。他们喜出望外，兴奋异常。尽管，他们被连根拔起的“根须”上还滴着淋淋的鲜血。

多年之后，当一代又一代远离故乡的游子，在外面经历了

流浪之苦，被生活锻打得身心俱疲的时候，他们才重又回过头来，眺望曾经割草的地方——那个被山水环绕的偏僻之地，企图借它的一块草坪来歇歇脚，疗疗伤。

可没想到的是，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。

逃亡和回归所付出的代价历来就是等同的。

春之祭

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——一大群乡民集体跪伏在一片树林子里，朝着前方的祖坟祭拜。那种神圣感和庄严感，也只有有在春节祭祖之时方能得见。

在黄杨村，祭祖是农民们一年初始时要干的头等大事，更是乡间一个盛大的节日典礼。不需要组织，不需要邀约，完全是自发的行为。祭祀当日，天刚亮，各家各户便早早吃罢饭，收拾好锅碗瓢盆，携老扶幼，提着香烛供品和大红鞭炮朝村头的祖坟赶。祖坟有些年代了，周围长满了荒草，墓碑上镌刻的字迹早已漫漶不清。但在前来祭祖的人心中，这片坟地永远是令人敬畏的。那是他们血脉的源头。

正式祭祖时，在跪拜的人群中，是不允许高声喧哗的。否则，将会受到司仪的训诫，罚喧哗者长跪坟前，面向先祖叩头谢罪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有一年春节，村里人在司仪的主持下，正虔诚地祭祀祖先。就在大家三叩头时，人群里有小孩被尿

憋急了。一边哭,尿液一边顺着裤管往下流。司仪突然睁圆了双眼,凶狠地骂道:“不肖子孙。”这时,小孩的父亲从地上倏地站起来,抬手就给不争气的儿子一耳光。随即,他一把拉过孩子,父子俩双双跪在祖坟前忏悔,脸色青紫,仿佛无形中真的惹怒了亡魂。

司仪一般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担任,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。在村中,司仪才是真正的帝王,就连村长也要对其礼让三分,敬畏有加。如果说村长象征基层政治权力的话,那么,司仪则是乡村道德和文化的使者,他们共同维护着一个村庄的秩序。

祭祖或许是延续乡村文化的最后一道传承了。

然而,世易时移,在我的故乡,已经不见举行祭祖仪式很多年了。如今的乡村,早已是一座空壳。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,即便是岁末年终,也难见他们回一次家。大多数年轻人,一旦离开故乡,就再也不想回去。哪怕他们在城市里靠租房度日,一辈子过着紧巴、卑贱的生活也永不后悔。

即使有那么一些乡愁尚存,或思乡情切的人,春节到自家的祖坟上烧几张纸,也不过匆匆忙忙,求一个心安罢了。祭祀的神圣感早已在现代人的心中荡然无存。

难怪我每年春节回乡,看到那些迟暮老人,孤零零地依偎在墙角,目露凄楚之时,都会发出无奈的慨叹:年是越过越没意思了。

春天就跟在年的后头,带着痛苦的浪漫。

酒鬼哀歌

夏长贵在没当村长之前，是滴酒不沾的。当了村长之后，却变得嗜酒如命。他每天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接一小杯自制的药酒一饮而尽。然后，冒着晨雾，迎着初升的太阳向雀舌镇走去。

他去镇上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，不过打打麻将，喝喝酒而已。喝酒之余，顺便给那些闹矛盾的家庭调解一下纠纷，或者给需要出具证明的村民盖个章之类的。反正盖章也不费啥劲儿，公章就装在夏长贵的裤兜里，用一张报纸裹着。盖章时也不用印泥，直接拿章对着嘴哈几口气，闭着眼睛朝纸上一按，公务就算执行完毕。

夏长贵以前是个杀猪匠，铺子就开在镇政府对面。铺子旁原来有棵黄葛树，树干粗壮，常有鸟儿在树上筑巢。有时从树下经过，恰好一泡鸟粪砸在头顶，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了。但一到夏天，大树带来的好处真是没得说。树冠宛如一把翠绿伞盖，任骄

阳如何威猛，树底下依旧凉爽得很。如此一来，每天到树下乘凉、聊天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。夏长贵便利用这个天然场所，做起了卖肉生意。

那时不像现在，肉价是相当贵的，老百姓十天半月才割一回肉吃。有的人家手头紧，又实在被肉馋慌了，就硬着头皮去夏长贵处赊肉。等慢慢凑够了钱，再来还账。夏长贵对前来赊肉的人从不抱怨，总是笑脸相迎。账赊久了，也不追问。即使到了年末，也从不主动上门讨债。老百姓都在私下里议论：狗日的长贵这人真是厚道。

但卖肉的时间长了，夏长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。

由于那些政府里的人，下了班都习惯性到他的肉铺去割肉，夏长贵就每天都把最好的肉给政府的人留着。为此，他专门到五金店买来一包铁钉，钉在那棵黄葛树上。然后，再把那些上等好肉分块挂在铁钉上。每颗铁钉都是编了号的。只要一下班，政府的人从铁钉上取下属于自己的那块肉提起就走，也省去不少麻烦。

起初，有老百姓不谙个中缘由，非要盯着铁钉上的肉买，惹得夏长贵火冒三丈。渐渐地，待大家都看懂了门道，也就再没人敢去争买铁钉上的肉了。从那时起，夏长贵卖肉再不赊账，对待顾客的态度也没以前热情了，甚至还多了几分傲慢。

又过了两年，夏长贵突然就当上了村长。

成了干部后，夏长贵就不再卖肉了。不再卖肉的夏长贵经常出现在镇上的饭馆里，有时是他陪镇政府的领导喝酒，有时

是求他办事的人请他喝酒。总之，酒像寄生虫一样赖上了夏长贵。

但夏长贵的酒量实在太差，每次喝酒都把不住性子。他左脚磕右脚地在镇上趑趄趑趄，不是哭，就是骂。他还骂镇政府的领导，骂他们是黄世仁，每年都要吃他几头猪。镇领导每次见夏长贵发酒疯，都要躲得远远的，像避瘟神一样。

大多数时间，都是夏长贵的婆娘摸黑到镇上来背他回家。每背一次，就咒骂一次：“死鬼，总有一天，酒会要了你的狗命。”

夏长贵的婆娘真是“巫师”，他的咒骂竟一语成谶。

就在去年，眼看春节即将来临，夏长贵跑到镇上喝醉酒后，于归家途中滑下山崖摔死了，年都没过成。说也凑巧，夏长贵死后不久，曾见证他仕途生涯的那棵黄葛树，因修建公路也被挖掘机连根拔起，躺倒的树干上全是钉子伤口。那些长长的铁钉生了锈，工人用老虎钳都没能拔出来。

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情真是很多。

我后来听抬过夏长贵尸体的人说，当他们打着手电筒将夏长贵抬上山崖后，发现他那被寒气冻僵的右手，竟死死地抓着那枚公章。凝固的鲜血沾在公章上，很像过期的印泥油。

抬尸的人抠了很久，试图将公章夺下，可死去的夏长贵就是不肯松手。